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可齋雜藁卷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連彭年

欽定四庫全書

可齋雜藁卷七

宋 李曾伯 撰

啓

代上史丞相

鴻鈞播物久被渥於乾坤燕幙綴員尚棲身於江漢念
大造廣如天之覆凡小材無在野之遺疇謂么微乃甘
暴棄用輒忘於鈇鑕敢上叩於機緘竊惟古今人物之
權盡出廊廟主盟之地故漢朝賢士得一登翹材館以

為榮而唐代大儒雖三伏光範門而靡惜惟上焉汲汲
乎取一介之善斯下皆于于然由數路而來何幸孤蹤
獲際今日某零丁墜緒漫浪微階誤聯當世之搢紳勉
守諸生之門戶十年隨牒誰憐不調之釋之萬里擔簦
嘗作依人之王粲繼叨陞於臺屬方勇赴於事機突不
及於既黔義馬當去軌既歸而却掃分謂宜休不圖索
居荆江寂寞之濱而誤在襄閩搜羅之數一來計幙又
見周星嗟虬蟬蟻子之援舉無而蟲臂鼠肝之微疇取

靖循先訓皎在中心謂初分教於稽山早獲依光於相
里拜大越國親從門牆之遊奉小申公已覩社稷之器
厥後受任艱難之際未幾投身閑散之間逮大化之載
更及諸賢之並進則已類徐君之劍特蒙復王氏之璫
繼小子以頃年瞻上公於潭府遭逢千一問勞再三盛
德弗忘將俾臧孫之有後微衷自慶深期嵇紹之不孤
恨未能攀龍坂之鱗近喜聽起鵠原之羽遂憑恩寵庸
露悃忱辟剡凡三蓋已一歸於化筆薦書有五令惟二

欠於常員少加大匠之甄陶立起朽株於丘壑終身繫
是引領望之恭惟某官千載真儒三朝元老洗日偉虞
淵之力擎天高媧柱之功濟世規模復出房謀杜斷之
上格心事業蓋得伊訓說命之中粵登嘉定之金甌復
見淳熙之玉鉉垂紳正笏制大變於聲色不動之間借
箸披圖折遐衝於精神默運之頃方此佐億萬載洪圖
之景命豈徒矜三十年黃閣之清風彝鼎旂常將編摩
於不朽鹽梅舟楫政垓圯之無垠然且持衆美以致君

收羣材而報國如醫師之用藥不以芟木而棄洩勃之
微猶梓人之運斤不以棟梁而廢棄桷之細故凡絲粟
毫髮之技悉歸權衡尺度之公斯久斷於溝中亦一鳴
於堂下俸躬望賜援手拜恩不惟其官惟其人倘獲備
聖代量能之用匪在其身在其子庶幾勸天下為善之
心

代上史丞相

身圖化機不幸自傷於美錦名編謫籍抑知未棄于敝

惟懼雖踏地以靡容窮不呼天而孰拯輒披肝膽用冀甄銘竊以退而不忘進者臣子事君之忠奪而必終予者聖朝愛士之禮故孟明不以一青掩德卒拜賜以報秦使下惠或以三黜易心將焉往而去魯緬懷斯世奚復遺材今有生於清明之時不幸在乎譴戾之域其窮甚矣猶默可乎伏念某孑立孤生多奇薄分緒有不絕如綫之將墜援無其間以髮之可攀屢試禮闈與百千人而旅退一沉宦海幾四十載之徒勞屬因當路之知

憐過歷長淮之奔走不圖洪造擢試小冠方去蟲正懼
於害苗而投鼠詎知於忌器拾塵惑孔下杼疑參穎甫
合於浮圖碑頓轟於薦福騰援側視既失木以危行傷
雁悲鳴復驚弓之虛發肱可成於三折腸何益於九回
顧當風雨震凌之餘賴有乾坤覆護之賜雖從沙汰曲
示海涵然為山九仞而寧忍竇虧非中流一壺則將淪
舟失況彭澤之瓶無儲粟而東野之鬢可織絲皆命也
以奈何將老焉而至矣爰諏小已曷問大鈞斯轉喉忘

觸諱之虞而搖尾作乞憐之態正猶噓者豈終身而廢
餐譬彼痿人無一日而忘起白骨更肉丹心未灰決此
生之升沉在今日之杖拭恭惟某官三朝碩輔千載真
儒虞淵高洗日之功媯柱屹擎天之勢垂紳正笏不動
聲色慶歷大衛國之勲好德樂善出於性資元祐小申
公之望矧使過使功而不拘於微跌凡馭貴馭罪而悉
本於至公濟世困窮若將見赤子之入井拯時淪溺不
忍視一夫之向隅故雖以天下之畸人亦不為化工之

棄物許捐痕玷立離煨塵苟一枝俯借於鷦鷯則十駕
願殫於駑馬猶飢者食渴者飲敢蘄賑靈輒於翳桑凡
死之日生之年終冀亢杜回而結草

代上鄭制置

淮左一官思龍門而今老天涯萬里喜燕幙之再春蓋
有寅緣將為終始惟三軍之帥傳檄伊始凡一介之士
執贄爭先手板倒持嗤晉無人縶韉以見倣唐故事是
將肅軍禮以新耳目誰不吐愚慮而傾腹心知不以位

貌拘故敢為門牆告維今西南一隅之地累貽宵旰九重之憂一壞於井蛙而氣脉之幾危再弊於雨狐而瘡痍者未復民情雖固而每猶驚木之鳥兵戍未撤而正如連棲之雞春草一生夜烽屢警渭上之田皆葦白關中之餉乏粟紅兵民財三者以俱疲士大夫羣議而安出諉曰機會可矣其如根本者何當如醫之用藥而察脈即知奕者著枰而舉手可服公之來此吾屬幸與恭惟某官鄧侯諸葛之盛心乖崖清獻之能事念二百年

之天下中限華夷顧八千里之坤維外臨京洛帳中之
席未暖塞上之氊已寒誦旌旗色鼓角聲犬羊之魄頓
褫對草木風關山月貌貅之膽益張惟義故可以伸春
秋攘狄之功惟靜故可以得大易制動之理人心所以
悅於扶杖一見之頃士氣所以張於挾纊片言之間難
得之機不容以髮是以善覘勢者知其有成功乎某昔
有志焉今無能矣揚州一夢桃李猶榮楚戶三霜萍蓬
可笑不謂搖落棲遲之晚歲復遇賢明忠厚之主人劒

遂重彈屐不覺折舟分一楫中流可避於波濤屋聳萬
間半夜不憂於風雨

代上鄭制置

楓宸重殿西之寄全付坤維徽戎給劔北之屯誤司井
賦靖念公朝委畀之意正惟師門薦引之由謂脈絡之
相通知臂指之可使遂奉命於左右獲效恭於夙宵然
而蜀自渡江以來不知其幾變兵由宿邊之後又及於
七菁公家歉然民力竭矣起於總計者自為之肝膽昔

之分閫者亦視如瘠肥不思尾之不掉身豈能安皮之不存毛將安傳嘗稽諸易有感於時師以長率而中行謙以卑牧而平施帥實師之主也豈大計之不專財猶謙之象乎宜小心而求益自今以始請事於斯恭惟某官濟時盛心經世大略德望媯之鰲極足以擎天忠力禹之龍門足以拯溺風霜其手雲夢此懷淮陽汲黯禁閹難留隆中孔明營壘重屈百萬甲兵了不形之聲色十二方略常默運於精神踞鞍鞭指於褒斜飛矢檄傳

於關洛訪益州之金馬自得湖山洗長安之銅駝佇清
荊棘信可入方叔而出召虎匪伊左伯益而右臯陶某
素出公門茲依統府烟未清於詡竈風幸託於婁舟江
東之米價莫知自笑晉人之無策關中之兵餉不絕亦
惟漢相之有規

代上鄭制置

一廛近斗牛之天久依鄭里十乘分井參之地正隸陝
封不揣踈庸願奉奔走惟昔范睢入相憐須賈之故人

嚴助在朝念買臣之邑子皆以當時之先進不忘舊國
之後生曩雖嘗聞今幸親見伏念某髻從鏡白身尚衫
青以落落之一官殆棲棲然半世每念不絕如綫之門
戶曾無其間以繇之梯媒袖手無謀拊膺自慨夢不作
蓬萊之想分已甘泰谷之寒適鄉先生大啓於帳輶而
天下士爭歸於橐籥不憚禹錫播境之陋來效何遜揚
州之遊夜峽孤猿有如行客春風來燕實為主人一轉
語以生成九頓首以飯向恭惟某官清朝厚望洪鼎宗

臣四海重輕不辭身佩一夫飢溺若切已憂蓋由以伊
周為心故能以齊魯致蜀月虧斧斲手段天成霜降鐘
鳴人材雲應而況互鄉之不肖必蒙大治之兼收此一
辨誠自三生結責之驅策老雖無用於榆邊假以扶搖
歸庶有辭於粉曲

代上鄭制置

片言而乞白玉人方目以狂愚一諾而重黃金天有心
乎成就非軫鳴珂之粉梓孰憐躍冶之翦莠遂使冷灰

頓回生氣伏念某勉以門戶辱在泥塗雖妻孥貽不振
之譏而閭巷有無能之誚卑官宰落垂二十年薄命迺
遭僅三四考碑屢成於薦福丹絕想於蓬萊一掾低回
萬山僻處正類揀盡寒枝之雁始為來依密藻之魚雖
有周親不如得見君子斯可方拜帳轅之風采遽陪樽
俎之笑談勞來平生丁寧好語與其進且保其往觀所
由而察所安一夜寒梅不覺春到百年喬木或遂晚成
月眼回青天荒破白恭惟某官位隆衮繡好切緇衣當

時之在朝廷士類舉歸於推轂康成之居鄉里學徒尤
願於造門上方寄十連於坤維公將納斯世於泰道飽
煖霜雪馨效風雲念洛中久知敬於端明茲陝外適幸
逢乎文正善為宰宰天下固不私月旦之評酌誰先先
鄉人願早賜春秋之筆

代上別帥

望詩書之元帥舊識荊州陪學校之諸生今依蘇部久
矣霄塵之濶絕幸也閫翰之照臨斂板而前彈冠自喜

屬趨風之伊始詎秦敬之敢稽眷右文莫重於朝家凡
分教尤嚴於郡國蓋以為四方朋友之地豈徒作諸侯
賓客之官受業解惑後進所宗講古窮辭前輩且懼況
巴陵之勝槩近嶽麓之士鄉老師宿儒猶習淵源之正
騷人墨客爭傳大字之香不有當家此非子座伏念某
寒哉骨相老矣頭顱蠟鞭屢試於揮虛鼠璞卒成於誤
售猶漆園叟之逢鶚分固適於低飛若紀消子之木雞
氣浸銷於疾視勉續箕裘之家世偶聯冠帶於橋門鐵

爐步之故名每虞將絕薦福碑之微分意謂終轟不期寸進尺退之餘年僅以季考月書而成事猥升前廡叨賜末科繆陳泮水之遊遠役洞庭之壤官何獨冷齏鹽固博士之諳志不在溫梁肉豈廣文之羨特以有二十年知己之當道故弗遠數千里投公而比來雖範模慚一日之長賴厦屋有二天之託夢回風雨知幾繞於峴山路關雲霄喜重遊於蓬島非恃此以無恐將其誰而與歸恭惟某官大雅不羣英標自立肯綮妙郢斤之運

韜藏推荆玉之奇擅貢元史部之名太山其重聽下俚
巴人之曲白雪何高自魏級之摘髭即華途之策足蜚
書草檄十年贊幕府之籌持節典州九陞賴金湯之力
忠孝靡分於二致險夷不間於一心維登太微之星盍
近長安之日屬時外閫圖任先朝遂分南北鑰之保釐
有若中流柱之屹立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諸公孰測其
津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四海視為之輕重有為王而
留者欲用臣而如前父老愛棠方歎賢侯之輕去兒童

騎竹果欣慈母之重來是宜寬旒冕之顧憂褫羶裘之
氣魄晉陞邃閣益重長城對席上之青氈精神如故揮
帳中之白羽勛業方新佇清中原鐘簴之塵即聽東山
衮舄之賦小人何幸大造焉依某敢不思展初心願殫
末技效鳶魚之飛躍酬鱗翼之附攀帶劒而謁勝之雖
愧不疑之宿學登樓而依劉表冀收王粲之孤蹤

代上尤帥

高維嶽以于蕃夙願展互鄉之敬陟彼岡而借役欣聆

玷下幕之陳矧方依萬間比士之恩詎可棄千里投公
之便輒忘夷等用徹民名惠平日之辦香參斯文之正
印維昔師儒之立教如人兄弟之用心苟可以作之而
使成未嘗不引之而俱進或同辱知於廬陵先生之鑒
或皆受業於濂溪夫子之門蔚然前哲之典刑邈其後
來之倫擬天其有造世豈無人恭惟某官吾道津梁諸
儒山斗雖心所自得一貫之理猶手不停披百家之書
埽場屋之陳言早取元祐正人之則習臺閣之故事儼

存淳熙法從之風發揮棠笏之清芬表倡棣華之逸駕
椒蘭蕙芷不隨流俗以荒蕪酥酪醍醐俱得古人之雋
永見謂渡江以南簪纓之最盛蔚為淞水以西模範之
所宗方泉湧雲興羣聽舉為之辟易逮水落石出一真
尤見於從容比聖化之更新為蒼生而特起調梅佐鼎
借箸前籌出曾中之奇者才緒餘了天下之事而已刃
解朝遊綠野夕命碧油抑知江湖憂國之素心爰藉樽
俎折衝之妙略飛艘漕玉得鄴侯餽餉之規模小隊攢

花付老子甲兵之談笑顧中原之在望久當寧之屬心
漢五單于之爭所以開渭上鐘鼓之盛唐一裴度之用
佇看成蔡州橐韃之迎指期風鶴之效靈不日雲龍之
亨會勒銘彝鼎正位鈞衡某樸櫟庸姿棘槐墜緒雛燕
未成夫羽翼沐猴強任以衣冠曉日聽衙敢詭癡兒之
了秋風鼓篋尚隨舉子之忙正茲守先人之故廬將以
待徵官之遠戍鵠原際幸虎帳前趨永有餘師喜雖形
於披霧不遑將母念已動於顧雲倘容在下風而上之

則是有大造於西也取履可教執鞭亦為伯吹塤仲吹
簫捨此復歸於何地大為末細為梢庶幾不出於他門

代上項總領

望禮樂華制天下兵農之半作文章掾在國中弟子之
員既近而依使節之光且昔者辱契盟之舊投機幸會
斂板知歸敢熏平日之辦香用叩斯文之正印恭惟某
官高標特立大雅不羣一誠邇洛學之源流六典究周
官之法度有玉賈而蘊櫝不銜鬻於早年若梓材而塗

丹將潤色於前烈繇官塗之策足恥捷徑之呈身轉粟
青天始贊褰斜之畫泛蓮綠水繼馳江漢之勛雖推轂
爭致之諸公或拂衣不俟於終日上嘉祐退公迺驟升
甫掌故於省扉即登班於帝籍屬時多壘持節典州析
庭沈貫索之輝徽戎落旄頭之焰有季良固可以大漢
東之國非鄼侯復無以寬關中之憂蓋四總在今以俱
難而六路視昔為尤重並塞近罹於青野中原未埽於
苗塵何啻匹馬費十耕牛之資不知幾鍾致一石粟之

魄茲興懷於當宁爰妙柬於名門謂昔茂陵有臣鄂閭
受任於艱難之際策功於倥傯之衝賴子堂父室之成
規有伯塤仲虢之迭唱遂陞郎署往護兵儲羽扇麾軍
仍對東門之柳色錦衣過里重添南國之棠陰果小出
於晏鞭已立盈於詡竈佇登簪橐盡總版圖某半老頭
顱一寒骨相挑燈夜案鐵幾磨而欲穿負笈春闈璞屢
獻而弗售勉勉故家之衣鉢淒淒太學之藿鹽偶前廡
之升名玷中宸之賜第踉蹌學步漫浪問津聽泮水之

頌聲範模豈稱對巴陵之勝槩筆硯增慚官獨冷以正
憐風其涼而為役不圖際遇乃在趨承念蘭金最託於
仍原謂葭玉有聯於龍坂茲為地者庸匪天耶自今鱗
翼之附攀庶遂鳶魚之飛躍賦梅花而上味道雖不及
於廣平帶櫺具以謁勝之願首知於曼倩

代上趙利漕

棄繻出關來由御李負笈入學賜以鑄顏念欲進未進
尚欲遲之苟當見不見是自暴矣樞衣之始執贄以前

恭惟某官伯叔中朝父子上第有正學問故有正議論
有大力量故有大規模砥柱岷江回百川之瀾而不動
維城雪壘立千仞之壁而愈高入則王所居州出則邦
伯元結收秦相府籍登漢使者車過九折坂之崎嶇既
厯尊馭望五丈原而經理遂浼葛鞭人方鷹飢虎飽懷
三軍之虞公念馬戰牛耕為一農之計至於教養士類
愛惜人材是又甄陶斯世之規豈特轉輸諸道之最僉
望所屬爰立可期某萬里一寒十事九拙敢意以文舉

之薦襦乃蒙舍居易而取皇不待眉睫之間遽借羽翼
之重教沾時雨將依在泮之藻芹身囿春風願與成蹊
之桃李

代上趙夔漕

泥金惟在甄鑄舉歸弭節以典銓弓冶必學箕裘茲甫
彈冠而干祿不虞冒昧輒致皈依非敢懷闕黨之速成
所冀與互鄉之潔已嘗聞駒之在廐非善御以不調琴
之方絃待良工而後鼓伊物且決擇於肇端之始豈士

忘趨向於發軔之初是必得名公諸老以為適從則其
在晚學後生有所歸宿不謂藐焉一介之微賤茲有魏
乎二天之際逢捨是不言幾於自棄伏念某賦姿不穎
力學未優分甘莊鷄之低飛強沐楚猴而使冠玉川丁
口祇堪耘耔之充彭澤男兒詎知筆墨之好雖父稼之
勤勞是藉而子薪之負荷未能一級僥踰五胥涉歷銓
闈充賦拾樵徒苦於爭先選部限年取果尚猶於未熟
夜雪且諳於螢案春風豈想乎燕巢偶侍歸橋獲希藻

鑑不圖今日廼能初筮以得豐何待來年端可先庚而
申巽遂忘學步庸致朶頤雖烏但欲得於依枝憐烏不
敢知於擇木倘取履可教也雖執鞭亦為之恭惟某官
斯世宗工中朝碩德有令時秋陽之潔得晉哀冬日之
和棘路持平早接駕鸞之步武楓宸惠遠暫分駟駱之
光華仁聲一洗於巴渝民俗如熙於畿甸揚清激濁共
知部刺史之威名舉滯拔淹已具小天官之材望惟其
無訛詆而拒之色是以皆于于而來之人一舉手而作

成九頓首以延佇仕未如此其急也尚須留借於暮年
論定而後官之庶或歸榮於鄉曲

上鄭丞相

位隆赤舄聿新公道之開禮釋素冠載上大鈞之問顧
一介升沈之決在片言寤否之間輒熏辦香端扣羣玉
竊以明良賡歌之會真千載之幸逢中外戮力之臣有
一藝而畢獻猶陽和布而草木皆甲如時雨降而山川
出雲闢翹材館以詳延熟閱漢庭之人物伏光範門而

願見朋來唐世之儒宗然而易寓辭於茅茹之微根詩
垂情於菁莪之細草良醫不以參苓芝朮而廢溲勃巧
匠猶待椳闌扂楔而成屋廬矧事會之尚殷尤選用之
為急雖朝廷多老成之彥郡邑其可無奔走之才雖臺
閣皆茂異之流上林猶恐有抱負之士故下而或影響
之昧昧在上者亦意嚮之拳拳挽回古風親見今日恭
惟某官道關天運識覺民先一編而為帝師舊學賴格
心之益十年而至相位真儒高秉國之勛規模為治安

千歲之深思功用自中庸九經而流出殄楚淮之逋寇
笑談封京觀之鯨鯢剪河洛之世讐威令及淵叢之鱣
獺惟正誼明道平時之定見故開誠布公舉世之共知
茲傳業之方隆即昔人而尚論蕭曹直刀筆吏初何事
於詩書房杜以帷幄臣猶有慙於禮樂是殆成湯之於
伊尹傳說之相高宗蔚有典刑如出軌轍然且起一代
耆英之望與共扶九重更始之規轉移習俗而使懦夫
立頑夫廉收攬豪雋而俾智者謀勇著力于于然而來

矣休休焉如有之歷世以還喜諸老風流之再見得人
如此知中興日月之可期某骨相郊寒器資李短蹭蹬
詩書之燈火助勸俗吏之塵埃鳬雁去來不繫江湖之
多少貌貅出入備更疆場之險夷頃邑債之甫償偶幕
寮之濫綴修罹荼苦即屏蒿菰三年纏風木之悲萬里
斷烟蕪之想琴絕絃而誰聽金躍冶以非祥天實憐之
疇其援者此輒借舍人之一簞獲晉詹泰階之六符辱
溫語之丁寧許羈踪之東拔恩波載沐冷灰復然顧病

鶴敢希於乘軒而窮猿何暇於擇木惟筆端之上下視
鞭影以東西塊圯少回朽枯立起倘春風所被出東皇
布澤之中凡朝露未先皆國士酬恩之日

上四川鄭制帥

三月河陽幸獲綴大夫之幕五日京兆先令解掾史之
官義既盡於始終禮當明於進退介圭將覲吏鞅難縻
中心非敢於輕違大意不容於它就恩門曲徇分地知
安竊惟上之待士以禮為羅士之事人以身委質榮辱

實相為之喜戚出處抑亦因其去留故昌黎賦淮西之
歸欣若有向關聯鑣之詠而子諒寄并州之別悵然形
臨路覩絲之嗟蓋晉公方膺命圭相印之新而越石素
加駢弓翹馬之舊念五年之待接歎慨良勞攜諸吏以
崢嶸欣愉迺寓茲人情之常耳在賤隸以曷如顧方資
知其主以信其賓又始因善其父而辟其子兩賢舊抱
一旦偶同伏念某人品至凡天資不穎見謂庸庸瑣瑣
徒勞於州縣不能磊磊落落自取於功名憑藉家庭僥

踰仕宦弗播矧肯獲凜詩禮之貽羞不稼胡取禾懼簡
書之積譴依栖萬里荏苒五晷薦揚備至於再三推挽
不遺於尺寸比搜羅於藥籠俾依泛於蓮池自知分素
無蓬島之緣若為夢乃到邯鄲之境臨江橫槩熟親詩
酒之清乘月登樓細侍析棊之適顧綿力未殫於毫髮
而好音忽錫於絲綸表上還朝固切喜屋烏之好詩吟
出幙誰無悲巢燕之離初期錦纜之行後問綵衣之養
復於其所已貽軻書入谷之譏退不以時慮失義易介

石之訓鐘鳴霜降舟引風回惟何所不容於大賢斯今
而知免於小子恭惟某官德隆泰華勲蓋堪輿屹成明
堂一柱之材來任坤維半壁之寄張忠定一箇信人心
自爾而相孚范老子百萬兵賊膽聞之而皆破上以堯
殿風雲之幸會公其漢關雨雪之久勞遂頒晉康侯接
日之音爰示師丈人承天之寵闢翹材館鄭緇自得於
青氈坐政事堂周袞方歸於黃閣豈特士夫以用韓公
社稷之幸將見將相皆出子儀幕府之遊何幸么微常

蒙料理況近親於訓諭屢復許之驅馳是雖未既於趨承猶冀方來之勉勵飢鷹側翅初無飽則颺去之心驚馬戀軒願使羣無留良之歎

上四川桂制帥

油幢建閫封疆新四履之雄茗幙綴員廈屋有萬間之託幸因沿檄獲遂執鞭方當旌旗改色之初此正搢紳聞風而起身橐鞬而下拜舉將踴躍以赴功負弩矢以前驅孰匪恪恭而奉職矧登龍之伊始豈執雁之可無

恭惟某官禮樂真儒廟廊元老碩德屹隆於泰華修名
昭揭於羲娥撓之弗濁澄之弗清黃叔度之偉量剛亦
不吐柔亦不茹仲山甫之高風蚤膺多士之選掄深結
兩朝之簡注粵馳驥駕即剖菟符既寬黼宸之憂旋任
繡衣之寄帝曰皋陶作士果消蠻夷猾夏之姦王命召
公于宣方繼江漢平淮之雅屬帥鉞甫臨於巨鎮而檄
書偶警於西邊緩帶輕裘荆楚固資於叔子綸巾羽扇
褒斜又賴於孔明遂一再遷而登荷橐之華不三數月

而陟松堦之重比聆輿論能誦綸言蓋惟綏和靖重之
兼全與夫謀慮廉直之素著故借商巖之雨來清蜀塞
之烟惟梁益在坤靜則合坤之象惟京洛未復動必有
復之機是宜鼓角之令修便覺關山之響撼扶杖一見
人心此所以歡欣挾纊片言士氣斯為之鼓舞佇聽銘
旂常而銘彝鼎然後作舟楫而作鹽梅此四海之公言
非一介之私論某分為吏俗見謂兒癡越俎代庖嘗吹
闌籌之議摘山充廢繆塵臺幕之賓適來省於庭闈乃

獲迎於轅帳得非際會有是趨承三匝而遶寒枝正切
鵲依之想一過而空北冀惟懷馬鈍之羞

上京湖陳制帥

十國為連賜履久勤於王室一行作吏曳裾未造於公
門威名雖草木之知位分殆霄塵之隔不虞凌躡僭布
依皈竊以先進者後進之所師小人者大人之所受故
願韓荊州之識在謫仙而亦然上于襄陽之書以昌黎
而猶爾或以負天下之望而思顯於當世或不為他人

之歸而期効于微軀以令觀之自昔久矣蓋以處身於
貧賤詎無借勢於王公倘不假之語言將莫通其名氏
輒緣斯義用致由衷恭惟某官清廟鼎彝明堂柱石功
可以鑿龍門而拯溺道可以立鰲極而補天治事邊防
體用得湖門之舊極圖易傳源流為洛學之宗故其推
而議論發而文章形之政事著之功業皆本六經聖人
之正見謂三代王佐之材早際會於昌辰即發舒於賢
蘊貴名日起怒翮風培訪秦人之源不憚牛刀之薦試

聽鄭子之國共誇驥足之難淹適當天顧於漢闕爰俾
地分於荆戶上方意屬公以最聞歌皇華遣使臣乃繡
衣而持斧作中軍謀元帥即玉帳以運籌郎星隨陟於
粉闥卿月晉陞於金掌南宮獻納繼膺荷橐之華東壁
圖書峻寓松楸之直寵光所被睿眷可知蓋聞道路之
言妄議藩垣之蹟維時南國實控北門往敵數寇邊自
公而無驚沙犯塞之警向民固樂業自公而有聚廬託
處之安莫重於城守而設險固國之交修莫急於軍餉

而因田致穀之餘裕以至聲色不動之頃坐銷肝腋未
形之憂無非信足以服姦與夫靜足以制動投機之會
間不髮容先物之明甚於龜卜凡此彰彰之效豈其淺
淺之規由陸遜仁人斯不為於吳患非杜預儒者恐未
免於晉憂茲歷歲之既深為累朝之未有入方叔出召
虎寧久淹缺鉞之征左伯禹右臯陶行即正鈞衡之拜
伏念某挈瓶智小窺管材疎俗容非藥之可醫凡骨雖
丹而莫蛻室弗肯堂菑弗肯穫漫襲前修弓必為裘治

必為箕已荒初學徒久綴家庭之役曾未更州縣之勞
蓋自兒童已知誦君實之德亦有父子皆獲出廬陵之
門雖人品之不侔而志向之則一許攀鱗冀誓竭駑駘
百年幾見以身親逢千里一來惟公所命與湛輩於羊
峴倘令置奔走之後塵從隗始於燕臺期仰副作成之
大造

上江陵別帥

圓身藥籠雖久登夫子之牆廁迹釀營茲始事元戎之

幕顧小草獲依歸之地方大鈞託覆幬之天不矢諸辭
曷鳴斯感竊以朝家選用之路莫重閭屬辟舉之權白
傳制詞謂臺閣僅下於一等杜陵播詠則旌麾不出於
十年必有鶯其語以始宜倘妄貳其間而則媿如某者
雖學為治未能荷薪見謂如沐猴而冠之自知非晞驥
之乘也大闡躑躅但知付分之低昂官路浮沈不敢與
時而奔競既離家庭之憑藉祇宜州縣之驅馳涉筆若
臺鷹甫遂脫鞵而去吹竽酒室烏亦由擇木而來靡辭

濫觴糟粕之餘良以願學俎豆之事二十年之辱眷詎
能如朝夕趨承之親數千里以投公豈特為歲月苟且
之望終身翼附疇昔心降第甫綴於儉池乃難默於墨
突曰疏附曰奔走是雖惟命之東西或鞅掌或棲遲實
願以身而左右二天是望一日獲安恭惟某官雅志濟
時英規激懦文章傳千古之印學問續諸儒之燈撓之
不濁澄之不清黃叔度之偉量剛亦弗吐柔亦弗茹仲
山甫之高風茲輟直於郎闈來保釐於帷幄凡山川也

人物也皆平時梓社之討論如保障焉繭絲焉又積歲
籌帷之畫諾講明之詳故設施之效望實之著故威信
之孚此一年水二年旱而政曲盡于摩撫彼五月穀二
月絲而民舉息於愁歎氣脈內固精神外彰緩帶輕裘
既覩仁人守荆之績垂紳正笏倚觀真儒相魯之功是
宜士皆雲合以朋來咸以公為淵納而皇受璵璠橫道
領鬴並登榘柞成林薪蒸兼刈遂令餘子碌碌之輩亦
預諸公衮衮之間某敢不砥礪懦衷切磋鈍質志在彼

在此之異迹持厥終厥始以一心如檄畫幙謀雖俗吏
刀筆筐篋非能也若車塵馬足則小子洒掃應對豈倦
焉

上夔門李帥

仰師門數仞之高嘗叨薦禰瞻帥閫十連之重切願依
劉若有寅緣以為終始伏念某儒冠繆學祖鉢濫傳自
知漆雕之未能敢謂子羔之何必塵容甚俗豈藥可醫
凡骨欲仙雖丹莫換昨與諸生而進誤令計吏以偕桂

籍香空竟負秋風之吹送桃源夢香終成春雨之離披
漫試一官尚餘三載正類雛鶯學飛之始敢懷跛鼈進
步之心偶侍萊庭獲拜荅府愧一戰而已北幸再造以
有西舍魚取熊皆云捷徑攀龍附鳳遂起妄圖雖官事
非癡兒之所能然舊物惟主人之是戀或以取履可教
雖曰執鞭亦為恭惟某官禮樂真儒詩書元帥羣賢標
準歐陽子之遺風一貫淵源楊誠齋之正派故雖瞿塘
灩澦之險亦猶吉水仁山之和致君澤民特其餘事薦

賢報國是乃盛心遂令金躍冶以一鳴璞忘刑而三獻
倘容奉命受令於車塵奔走之下庶獲聞善服膺於函
丈掘趨之間鸚鵡洲邊恨莫對南樓之月杜鵑聲裏冀
密依巫峽之雲

上利路胡漕

君遣使送以禮百城瞻澄按之新子仕父教之忠一介
有參承之幸矧嘗披於樂霧茲獲戴於蘇天敢以微忱
布之短贄竊以外臺位望當路表儀褰帷屬問俗之初

斂板重趨庭之敬居職守者以職守進事文墨者以文
墨知故宋廣平之為下僚上梅花賦以謁味道雋曼倩
之在文掾帶櫺具劔以見勝之古者如斯今焉敢畧恭
惟某官才空冀北派出江西文章為百世之師志氣奪
三軍之帥早逢聖代親得家傳芝映蘭馨髣髴澹菴先
生之節操冰聯玉潤依稀竹坡居士之才名處富貴若
布韋取功業如草芥兩遊烏幕載綰虎符駟馬熟路而
駕輕車錯節盤根而別利器政猶迎刃機若應絃折衝

多玉帳之籌護塞肅金城之鑰既騰膚奏益簡宸衷謂
月寺勾稽既著周行之望茲星臺飛輓宜將蕩節之行
遂陞秘宇之華并領价藩之寄載詳使事竊聽輿言邦
本宜固而邊備不可疎軍費方殷而公家未易給此最
關於急務其有得於遠圖至於廉訪能否而進退人材
存問利病而循行風俗此在大幕府之日已知賢師儒
之心內壯此來列雉幸甚第恐持獻納之囊而有待靡
容攬澄清之轡以久留決非巽堂可淹坤柄某幼烏識

事拙昧趨時子弗負薪莫副家庭之望發不恤緯徒深
猷猷之忠隨地一隅閱時三載正倦蜀山之雪喜占郇
舍之星遂以么微隸於奔走惟未諳於教訓正有冀於
幘幘開水利齋以教人幸在涵養作成之列出五峯門
而授道豈無樞趨執問之忱

上徐漕

金城西望久造迹於膺門玉節東來獲趨風於范轡恨
執鞭之已晚喜擁篲之爭先鳶飛魚躍雖匪一朝鳳附

龍攀乃在今日遂雲霧青天快覩之願慰秦華黃河未
見之心恭惟某官太羹玄酒之真錯節盤根之器中流
砥柱障學海之狂瀾熟路駕車馳官途之雋軌早近長
安之日未登蜀道之天虎帳運籌時宜周識兔符撫字
民瘼悉蘇險夷盡得於目中規模可運於掌上載詠漢
陰之襦袴一清邊檄之羶裘天顧夔子之邦地在巴人
之境以銓選則必山濤毛玠以餽餉則必鄼侯孔明遂
以崇臺寄之敏手魚復之江山改觀蠶叢之草木知名

天子有詔無疾其驅趣裝可也王事靡盬不遑寧處叱
馭俟之某猥以樗材常依棠蔭不特寬功過簿之曠怠
抑且置賢材錄之薦揚憑藉餘光蚤緣末屬適覩皇華
之行部獲瞻紫氣之浮闕乘傳豫州尚託清河有二天
之覆授書圯上豈無黃石後五日之期

上徐漕

鷲不如鶚往嘗登北海之書鵬化為鵬今敢啓南溟之
想恃青瑣之舊物祈華袞之新知既有機緣爰勞介紹

竊以舉士有良法未嘗限以先後之同取人以片長豈
若假之終始之力故善可紀於一介則褒不憚於屢書
必若鄧侯為數言則國士禮於南鄭向使人傑不再薦
則長史老於荊州是皆橐籥之全仁不忍範圍之棄物
罔俾厚德專美古人伏念某猥以駑駘頃在鞭策曾乏
阮瞻之三語首知黜陟以一言陶犬瓦雞初何適用車
驪鍾鷄乃爾過榮爰頂踵於師門獲贅瘤於計幕恩深
鑪韜量溢瓶罍登山正當語於徐行取果固靡容於未

熟分蠹魚之活計任鷗鳥之真機八駿盈庭徒未忘於
異顧一兔在野孰能免於得心不憐無地之樓臺更傍
誰家之門戶囊中脫穎矧當毛遂之三年圯下授書近
在子房之五日倘未揖於簪履庶不墜於箕裘命也矣
夫天其或者恭惟某官諸儒山斗吾道津梁塞帷席咨
訪之途攬轡有澄清之譽別陽秋於皮裏寧賈石銜玉
之易欺納雲夢於胸中豈工瑟好竽之難合蔽蒂憶甘
棠之舊攀依嗟小草之微如初筮發蒙雖已資上善之

水非再索得坎恐終陷深入之坑茲進之以寸之機實
間不容髮之會正猶五律皆有待黃鐘之鳴不藉九金
未必諧神鼎之鑄勿謂成其小而不成其大所祈善於
始者必善於終鴈揀寒枝應念沙洲之夜月燕來故
壘豈須待簾幙之春風望之如天刻以為歲

可齋雜藁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可齋雜藁卷八

宋 李曾伯 撰

啓

代除蜀總謝丞相

冢宰建邦六典半理財之計地官設屬三軍分給餉之
司抗牘靡容轉鈞有自憑謝緘之輒貢叙時事以畧陳
竊惟蜀自渡江以來幾及百載兵由宿邊之後又將七
晷一變於井蛙而元氣僅存再瀆於隄蟻而瘡痍未復

封豕長蛇之猶梗飢鷹飽虎之難調方當百萬師費千金何啻三十鍾致一石根括行而民有白著錢之慘博糴貴而官無紅腐粟之儲已竭晏鞭未減贖竈問幾何於內史告屢匱於大農士方杞魯視之人必蕭葛可也伏念某絕無技巧僅有朴忠細柳驅馳早諳疆場轉蓬流落晚倦江湖三年假熊楚之麾萬里把鶴林之繡南奉周官之法度來稽秦府之圖書鹽法雖存去唐厚利米價徒問笑晉清談糧道莫識於關中屯田難舉於渭

上吏姦百出民病多端僅知國事之以公正恐人情之
少合腠理深疾扁鵲寒心血指旁觀屠牛束手敢期推
擇就玷使令矧公朝刊印以久之顧小已吹竽而慊若
民天寄重化地恩深恭惟某官千載真儒兩朝元老躬
振淳熙之玉鉉力扶嘉定之金甌默運精神存妙算於
借箸披輿之頃不動聲色定大變於垂紳正笏之間已
恢治內治外之宏規九重足食足兵之急務俯憐遲鈍
粗歷艱難雖未必錢穀之知而嘗聞軍旅之事遂蒙頒

渙汗於先帝疇庸之際未幾申異命於真主御圖之初
可謂喙菴之恩若為銜結之報某敢不恪懷清白勉答
高明固當以國而忘家未免如子之仰父上元和會計
之簿諒蒙吉甫之具知陳神爵方略之圖正賴弱翁之
可奏

代蜀總謝樞密

鞠草無庸方誤領梓東之節握蘭有命迺令給劔北之
師寄重民天恩深化地維紹興始創於四總而益昌獨

介於一隅百年之間幾變於此井蛙內囂封豕外訐石
壕吏歌而民已剥牀兵車行作而軍未解甲備邊積粟
當求晁家令之智囊足食理兵宜得陸內相之奏疏非
制度紀綱之先立雖源流本末以何為付之庸人敗乃
公事伏念某一寒無與百拙奚堪自知州縣庸瑣之流
僅副邊鄙驅馳之役三年楚戶熟聽霜砧萬點蜀山來
遊雪壘甫持滂轡即會晏鞭太農屢以匱聞內史幾何
所已媵理深疾扁鵲寒心血指旁觀屠牛束手敢期推

擇就玷使令然蝸殼之涎久枯恐龜背之毛難刮龍光
厚甚蚊負凜然恭惟某官伊周真儒韓范元老方九五
大人居正之始乃二三執政奮庸之秋搢笏垂紳坐鎮
泰山四維之勢披輿借箸屹成金城千里之形念備禦
古人之經而積貯天下之命遂俾一介疆場之吏獲叨
四路軍賦之權然而元和會計乃吉甫之具知神爵方
略非弱翁而誰主勿謂樞密三司之異務正惟冢宰九
式之是圖此門牆弟子拳拳之愚於鄉曲父師顒顒之

望某謹當鑒深覆轍弊塞漏卮江東之米價莫知正恐
晉人之無策關中之糧道不絕亦由漢相之有規尚以
桑榆託之雨露

代蜀總謝制置

疇咨禁從薦書朝奏於九天命董兵儲除日夕頒於萬
里雖師門之賜厚矣而國事之憂凜然不腆蕪詞非曰
尋禮蓋惟外大府之寄實依大使司之權以一身而言
手足之於心腹以一家而論子弟之於父兄未有手足

不運掉而心腹之能安未有子弟在急難而父兄之忍
視今日之勢大類於斯帑藏竭而涸轍之未蘇用度廣
而漏卮之莫塞腠理深疾扁鵲寒心血指旁觀屠牛束
手此公朝刊印之既久俟制閫推轂而後除是曰同心
使之稟命正當以四蜀利害奉大計豈特以一已用舍
為私恩恭惟某官清廟黃鐘函闕紫氣暫綴龍墀之履
來分虎幄之弓聖上用嘉曰六十州得賢帥士夫歎服
謂二百年無我公若時坤維久有師命首壯褒斜之形

險坐寬梁益之顧憂人材奮而盡屬於禮樂民力優而益固於壽脈熊羆之將畏之如秋肅貔貅之士愛之如春溫凡胷中用蜀之規已無遺慮獨目前裕蜀之策尚煩遠猷此上委之以經營而公慨然於薦拔深得慶厯諸老廟堂之氣象庶還紹興盛時兵食之規模但虞促上於鴟廳未許久棲於燕幕某一寒無與百拙奚堪老於淮漢之遊晚作井參之役比令會計莫究端倪僅知內史之幾何自謂士師之可去大造者在小已以安重

惟昔試於武城早荷兼收於冀北舊羶未冷新席方溫
敢圖四岳之堯咨乃舉庶食而稷遜遂叨宸渥俾護餉
司然而髮無可刮於僧顱麪有難施於婦手倘循牆之
莫避恐給竈之弗逞比以萬間士歡顏諒必逃於曠戾
寬之一分民受賜尚有冀於通融

代蜀總升大府少卿謝丞相

給餉青天方久玷廟堂之問轉鈞洪造乃令亞河海之
班請莫遂於循牆感惟深於跼地恩隆塊北愧切輪囷

竊嘗觀元豐建官之規驗紹興治賦之寄九寺設屬惟
外府任出納之繁四總分司實中朝倚轉輸之重稽諸
往謀莫匪名流伊井絡之一方自師興之十載洊更多
故雖載易於王人率止再暮久未陞於卿士敢期寵數
猥及妄庸伏念某窺管材疎挈瓶智小萬里對西風倚
天之劍一官猶春江上水之船使指州麾自更隆委郎
潛承屬已玷周行壘雪一來竈烟載給始類良醫懼見
之日寧免巧匠旁觀之譏會列戍之歲支踰三千萬計

一鍾之糴費率數十緡力竭龜毛著危虎口鼓之以議
論風濤之駭迫之以文書星火之驚合劑總漕於一州
憂為至切問茶鹽酒之三法取之已窮不揣疎愚勉膺
任使見謂燕巢於幕上殆如魚處於釜中節惟謹於戶
庭剝敢傷於膚足厨傳過客悉撤冗浮計簿具文稍除
滲漏介特廟朝之覆幬迄臻疆場之救寧野有崇墉邊
無遺鏃賦雖添於勇爵牒仰給於祠官揆以承平固未
覩暮年寬裕之積質之近比其少紓旬月倉皇之虞然

而精衛不測於海深微蟲已懼於山重髻如此鶴心久
猶鷗矧當斜谷子午之衝尚聞首山庚癸之急盤根錯
節動拂衆心鼓瑟解絃尚待來者既乏上甘泉之計政
祈祝宣室之鑒詎意甄陶未捐丘壑俾之為長府以仍
舊將使作爰田而圖新節復秉金鞭愈慙於劉晏佩徒
鳴玉筆豈逮於尹卿不有生全曷切眷渥恭惟某官兩
朝開濟千載間生斷四鼇以擎媧柱之天授五龍以洗
虞淵之日垂紳正笏鎮泰山四維之基借箸披圖屹金

城千里之勢每念足食理兵之大計實關守邊備塞之
宏規如江淮財賦之淵尚及見唐業中興之盛若巴蜀
餽餉之道昔已為漢人西顧之憂知某素守廉謹而無
媿飲冰念某適逢艱難而何啻沐漆屬當九式制用之
際乃舉三載陟明之公遂引千鈞復令再鼓某一之已
甚二者何先敢不厲於前修其式圖於後效聽魯侯甲
戌之誓當益思費邑糧糗之儲陳魏相戊申之圖更冀
徇湟水留屯之議

代謝政府

民天寄重兩年給薇戍之屯化地恩深一札晉棘卿之
亞佩大鈞之密播愧小器之難勝偃僂莫辭凌兢知懼
竊以四總置所實中朝倚調度之司九寺建官惟外府
任出納之職稽諸往牒莫匪名流非精明足以算劉晏
之鞭非強敏足以執尹卿之筆則何以內聯佩玉出秉
節金豈期三載陽明之公遽畀一介因任之寵伏念某
受材樗散賦性棗昏畎畝寸心雖皎皎以如日江湖兩

鬻已種種而將霜州麾使指之薦更承屬郎潛之已過
一來壘雪載給竈烟當巧匠之旁觀政良醫之懼見弓
張未弛卮漏莫盈公家穴蟻之難隄民力澤漁之易竭
計斛糴之多寡費以數鍾較歲支之盈虧缺者千萬駭
以風濤之議論迫之星火之文書炊沙不可以作糜談
河乃欲以療渴因田致穀固豈無紹興關表之規以米
易鹽蓋亦有天聖益州之法然已歲殊而日異敢云政
舉以人存既靡遑期年根本之圖姑未免旬月支吾之

計介恃廟朝之覆幬迄臻疆場之牧寧牒給祠官賦寬
勇爵稍革計簿具文之習盡捐厨傳過客之私鼓瑟解
絃雖待來者盤根錯節少異昔時然而赤白囊之備禦
方殷朱墨手之勾稽已困夢馳松菊景暮桑榆正祈祝
宣室之釐曾乏上甘泉之賦不圖大造未棄明時將使
作爰田而圖新遂令為長府以仍舊木牛流馬復聯蜀
道之星印犀組龜驟進箕疇之月靖言僥冒端自生全
恭惟某官宗社重臣國家碩輔洗日賴虞淵之力擎天

高媯柱之功泰山四維有紀綱之憑藉金城千里本道
德之安強每念治內治外之宏規無出足食足兵之大
計上涅水戊申之奏必蒙漢相之主持呼首山庚癸之
糧政值叔疑之急迫嘗切東郊之哲費未容西域之代
超遂俾妄庸薦膺煩劇某敢不益圖後效勉厲前修靡
辭今日給餽之難上副清朝制用之意三何先於斯二
者第虞民信之不孚一已甚其可再乎更冀已知之終
覆

代蜀總得祠謝丞相

萬里予還曾之上甘泉之計九重出綈俯從祝宣室之
鑒非大鈞曲賜之甄鎔則小器已捐於櫟蔭恩深素餐
感極輪囷伏念某智陋挈瓶見疎方鑿髻已羞於霜滿
跡每慨於冰寒隨牒淮襄半世在柳榆之境擔簦巴蜀
中朝畀蘭棘之班靡量迂愚弗勝任之小能冒任破碎
不可支之大計欠通山積庾藏淵空士知染指於漏卮
人戒折肱之覆轍嗷嗷湯火日張萬竈之頤滾滾風濤

時掣同舟之肘靖言斯際不敢幾希賴廟社之有靈保
封疆之可守雖中更多事四五暮之經理難全而比近
累年數百萬之羨儲皆實吏責方深於甌釜宸恩乃錫
於弓旌十載去家固切五湖之鱸興一朝向闕豈為二
頃之鶴謀由官錢校馮翊之疑恐戶口為膠東之賞匪
安私室必玷公門請爰瀝於山林渥乃敷於雨露五原
草綠頃忘漢塞之春回一片雲間愈荷堯仁之天闊生
全厚矣出處賴之恭惟某官萬世元勲四朝碩範鼇柱

偉擎天之力龍淵高洗日之功端委槐庭運乾坤於掌
握弼諧楓宸新朝野之精神執生殺予奪之柄而悉付
之至公兼長短小大之材而盡歸之善任量包滄海曾
弗棄於細勞見屹岱嵩了不搖於異論敷啟丹墀而從
欲許令琳宇之間閑遂致狐蹤獲安微分某敢不杜門
屏迹擊壤銜恩給香火於三生報丘山於九殞耕田鑿
井敢忘帝力之難酬潤草塗原尚竭臣忠於未泯

代謝政府

總賦西陲萬里玷弓旌之寵疏恩北闕一官尋香火之緣非大鈞曲賜之甄錄則小器殆捐於櫟窳德踰丘岳感極肺肝伏念某智巧絕無迂愚僅有雖畎畝之丹衷猶日然江湖之兩髻已霜機會功名知落落以難合塵埃州縣分碌碌以徒勞誤蒙先朝簡拔之恩爰命蜀道驅馳之役驟慙蘭棘俾餉柳微在當時弗勝弊之餘有一日不可支之勢千倉並罄莫供曉竈之烟萬戍聯營屢警夕烽之火精衛靡量於填海蚊蟲姑勉以負山雨

雪霏霏敢憚身馳於峻坂風濤滾滾每虞足阱於深淵
幸而揆始至四五載之前僅若增終更數百萬之實十
年去里惟愚分之懼盈屢表叩閤祈聖恩而歸老果膺
環召獲保璧全雖甘泉乏上計之勞而宣室遂祝釐之
幸端門星拱曾未諧漢日之瞻真館雲閑但益覺堯天
之潤生成厚矣出處賴之恭惟某官昭代真儒明時碩
輔八柱屹承天之力五龍高夾日之功一德以格帝心
自是甘盤之舊學數年而至相位無踰秦府之故人方

資借惟幄之箸以折衝行且東廊廟之鈞而當軸進賢
退不肖將令無一士之滯淹嘉善矜弗能尤務廣九重
之忠厚不特軒陛引鵷鸞之進抑俾園林適鴻鵠之情
遂使孤蹤獲投散地某敢不杜門屏跡擊壤銜恩知帝
力難酬雖鑿井耕田而敢昧使臣忠未殞尚塗原潤草
以自期

代轉朝奉大夫謝丞相

丘園縻祿祠庭甘方外之遊歲月紀勞郎署正後行之

秩垓北佩大鈞之播輪困懼小器之盈禮命兢慚撫心
激烈竊以舜朝績考始在陟明漢郡最聞乃膺增秩未
有聖朝之寬厚不遺散吏之優游身在江湖雖乏毫釐
之善恩頒魏闕每升尺寸之資何幸人微亦叨序進伏
念某性猶麋鹿援絕虬蟬早由巖廊特達之知擢自州
縣奔馳之賤荆淮環轍幾聽夜月之笳岷蜀擔簦載給
曉烟之竈洶湧風濤之萬里煎熬湯火者五年上計簿
於元和但知一實較官錢於馮翊敢謂肆欺詎云蕘苒

之車幾混薰猶之器三徑彭澤幸歸賦於田園一曲剡
溪獲賜間於香火雖已白霜露五分之髮寧忘丹猷畝
一寸之心倚樓而問行藏徒存故步踞鞍而歎矍鑠已
負壯圖顧方歷熙寧三十月之官疇謂進元豐從六品
之格襴褌病鶴正包衛祿之羞偃蹇枯松忽冒秦封之
寵鈞陶有自銘鏤無窮恭惟某官千載真儒三朝元老
執中庸以立天下之本建皇極以主君子之盟國勢入
心屹若盤石四維之固道揆法守繩然紀綱萬目之張

雖方開風雲魚水之期然靡棄巖穴蒿萊之賤銘功紀
績已高踰中書考之年佚老優賢每或賜上大夫之祿
致令野處獲遂階陞某敢不擊壤承休銜環報德蓋望
不及此深慚登高能賦之可為倘行或使之敢以歸老
乞身而自足

代荆帥進職升副謝丞相

八柄馭臣圖任在周邦之舊再命作牧陟明頒堯閣之
新山川無前日之殊雨露有自天之渥僥踰越分俯仰

懷慚眷惟太微三光之庭莫盛中興一代之典布在方
策煥有文章玉軸牙籤極用儒之華選寶龜金鏡昭垂
世之宏模宜有翹英始承寵渥如某者材疎窺管智陋
挈餅一第奉常學術未能飭吏十年幕府議論無以逾
人誤辱異知獲備煩使外玷節麾之揚歷內聯省寺之
清華爰畀南荆俾副中峴力小任重猶蚊蟲之負山政
拙心勞甚精衛之填海第守班超平平之策幸叨陽城
下下之書忽陟奎躔仍在軫分親年八十方茲動田里

之懷帝命再三未使釋封疆之責拊微蹤而有覲銜大
造以知歸恭惟某官千載真儒兩儀閒氣莘野蘊格天
之德咸池高洗日之勲明正論用正人獨化陶鈞之上
定大事制大變不動聲色之間故方隅雖千里之或驚
而宗社有四維之自固謂漢規久任將循子翼之留而
晉命專征蓋取臾駢之佐遂令科瑣亦俾階升某敢不
佩服新榮謹循素守匹夫之志謂三軍之帥正虞再鼓
之哀小人之腹望君子之心願賜一壺之濟

代謝制垣

楚都建牧幸叨貳鎖鑰之權堯閣升華又俾奉圖書之職俯仰大鈞之賜始終巨屏之依祇渥維新修辭敢後竊以中興一代之典莫盛太微三光之庭煥乎文章布在方策金匱石室垂奕世以愈光玉軸牙籤屬鴻儒之兼掌茲偉績載疇於南紀而穹班甫陟於西清孰謂七庸亦從寓直伏念某寒賤下士奮自窮邊一第偶竊於奉常十年幸備於幕府無崇論宏識可以備帷幄借箸

之籌有曲謹小廉僅克堪州縣擁篲之役上以知其主
而信其客公爰舉之士而薦之朝外獲玷於節麾內載
聯於省寺遂叨宸渥俾佐戎旃以十五城郡縣之權付
之統治而一二年旱澇之後費甚撫摩仰憑裴度之威
名謹奉子儀之號令勤勞夙夜荏苒歲時超策不過於
平平城考幸書於下下丹心報主雖惟國爾之謀白髮
奉親未免家焉之想奎躔載陟軫分靡移顧小已何以
稱斯微大造所不及此恭惟某官兩儀間氣千載真儒

三捷七擒行奏元和平蔡之表十行一札榮頒河西賜
融之書帝方喜年祐杜預之同時公不遺林父史駢之
為佐取魯人二弓之副猶備使令念齊師再鼓之哀復
加激厲遂令科瑣誤玷階升某敢不佩服新榮恪恭素
守留寇賴川一歲第虞末路之難全依蘇冀州二天允
賴師門之終覆

代荆帥兩考謝丞相

冢宰建邦每重歲終之會藩臣分牧洊叨考下之書凡

微蹤尚逭於譴呵皆大造曲為之覆幬德猶天廣感與
日深眷惟古今考績之規莫謹郡國長人之寄故京房
始於魏郡乃能與課吏之條如陽城之在道州猶靡見
上功之第凡推異等必著休聲苟惟歷歲以無聞何有
居官之可紀如某者名非赫赫策止平平奉常一級之
偶叨幕府十年而罔補分茅弭節疇昔之望不及斯承
棘握蘭書生之分已過矣荷大鈞之播物畀外閫以承
流七里郭三里城雖山川之素習一年水二年旱適田

野之相仍勉殫精衛填海之愚祇覺蚊蚋負山之重廩
粟歲糜俸錢月費催科政拙徒愧鵜梁撫字心勞已窮
蹙技賴廟朝之寬假僅疆場之牧寧資淺望輕無以大
六緊十雄之地力微功寡況其無一最四善之稱幸由
領銅虎之兵符茲復上黃龍之計簿生全至此終始賴
之恭惟某官柱石重臣巖廊元老手洗虞淵之日身扶
媯極之天默運精神存妙算於借箸披輿之際不動聲
色定大變於垂紳正笏之間茲南山愈峻於巖瞻而東

海益隆於世昨垂功名於唐室未誇二十四考中書之
勲舉法度於周官方率三百六屬羣吏之治遂容嵬瑣
未遽棄捐某敢不圖濟中流謹行末路歲時閒暇益思
徹桑網戶之防夙夜勤勞用效結草銜環之報

代京西漕轉中奉大夫謝制帥

慶覃慈極布千齡希闊之恩秩進文階示一道光華之
寵煥絲綸於吏鞅知陶冶於師門撫已僥踰銘心激烈
眷此官名之置實令仕進之榮夢三穗禾而取中類應

昔人之佳兆位十樣錦以居左尤為近世之美談偉斯
級之既崇惟真人而克稱詎謂一時之沛澤亦同四海
之承休最若微蹤膺茲徽數伏念某品居下下策僅平
平自脫舉子場屋之緣偶登明公鞭弭之列為繭絲抑
保障論無甚高出幕府待旌麾望所不及風景對烟埃
之渺歲時閱江浪之多夜月吟笳聲雜敵樓之刁斗春
時荷鋤身親農壇之桔槔比叨九重雙節之除見謂一
歲屢遷之速瓶罍幾溢負乘載慚敢期修慶禮於東朝

亦俾沐恩榮於南土身霑雨露峻升元士之兩階目睇
雲霄近距從臣之一間凡小已之超躐如此皆大鈞之
提挈致斯恭惟某官千載著龜兩朝柱石託臣興復漢
室皇天鑒諸葛之心為朕卧護北門外國問晉公之貌
歷星霜之一紀屹岱華於三邊方鼎新大元帥之鼓旗
而鱗集小朝廷之簪履一士有拔尤者即羅而致之幕
下匹夫不被澤耶若推而納諸溝中遂令鬼瑣之資亦
叨曠蕩之典某敢不涵濡厚德淬礪懦衷力小蚊蚋懼

莫載立山之重報殫犬馬誓圖竭原隰之勞

代京西漕謝蜀帥

一麾乘障甫試外庸雙節行邊誤將上指周覽隰原之
伊始顧瞻參井之匪遙推轂有由修函敢緩伏念某志
雖徇國材愧承家越從幕府之依人少冀疆陲之宣力
一親月析十聽霜砧俎豆嘗聞豈知軍旅之事干戈餘
暇相為襁褓之圖手披荊棘之蒙茸身歷烟蕪之蒼莽
特因人而成事敢積日以計資俄而蘭錡之晉承乃以

藩方而贊閭閻廬咫尺幸無牧馬以彎弓阡陌東西正
願買牛而賣劔曾之刺史中和之頌驟膺使臣禮樂之
華道家蓬萊之山猥聯清切方城漢水之壤俾究馳驅
顧轉輸歛散之未能況參佐蕃宣之仍領為之地者端
有人焉恭惟某官五桂家聲三槐人物道德兩朝之儀
桀典刑九牧之老成忠定之治似諸葛公今復見神明
之政清獻之名過蕭太傅士知化廉介之風況能持力
量之堅凝運精神於靜定雪山玉壘果安舊俗之蠶鳬

湯池金城足制新夷之蛇豕佇命圭之賞度即公衮之
相周何幸么微亦叨獎拔跡滯春陵之白水心馳蜀道
之青天國事一家固屬素亭于肝膽封圻千里庶幾獲
託於輔車

代京西漕還臺謝荊帥

駕使者輶久膺臨遣上刺史組始遂還歸仰前躅之易
遵有餘輝之旁燭敬修柔牘庸謝中涓伏念某策僅平
平名無赫赫十載依人之下幕一麾在國之北門落日

登樓何有從軍之樂秋風聞笛可堪出塞之愁雖叨駟
轡之華尚縮兔符之寄茲全趙壁來踵蕭規粟陳陳而
腐紅宛存餘畫棠藹藹而新綠不改清陰厥有寅緣相
為先後恭惟某官中興人物前哲典刑作京東斯民之
星無愧百子駮之右回春陵萬物之氣其在十元結之
間行將佩紫荷橐以論思奚但擁碧油幢而鎮撫眷懷
玉節加惠寶鄰遂令瓦礫之微爰繼紀綱之舊我來公
去頓驚局面之新時異事殊願聽帷籌之益

代襄閫得御書謝京西憲

再命作牧甫晉掌於堯章十行賜書忽渙頒於漢札服
宸綸之溫潤知使轡之榆揚恩榮自天感激無地某一
來徵戍屢閱桑陰雖頭白之已期愧汗青之無日老瘞
願見方山東之杖幸逢郡國盡驚豈河西之璽敢望況
乃荆襄之千載惟推羊杜之二公大哉王心方之往哲
震聳羣獬豸之動地蜿蜒鸞鳳之冲霄顧老臣何力焉微
臣比不及此恭惟某官以江右諸儒之望有漢東大國

之雄狴犴陳箴草鞠園扉之綠隼熊作鎮香凝畫戟之
清豈徒護沙漠之風寒方且踐道山之雲氣猶從臣之
在淳化行親膺秘閣之題謂諸將之當紹興僅見賜營
平之傳茲揚休命乃拜昌言寶曲阜履藏烏號弓真無
慙於坡記乘下澤車御欸段馬願早副於援謀

代帳幹謝淮西帥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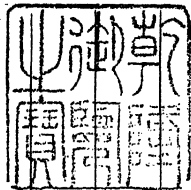
制鉞殿邦藩翰素稱於多士計臺設屬甄鎔猥及於孤
蹤煥成命之誕頒撫微衷而莫稱恩深垓北感極輪囷

雖戎役之未前豈謝函之敢後眷此帳屬預在幕僚芻粟飛輓之權實贊其長戶口登耗之籍允藉攸司汎觀諸道之選掄類取一時之名勝非才輕畀有覲於斯伏念某力學未優賦資不穎強沐楚猴而使冠分甘莊鶚之棲蓬不稼而胡取困已荒初志析薪而弗克荷敢企前修甫初筮以發蒙將再索而得坎青衫槐笏僅為蠻語之參軍黃卷檠牕未了豎儒之公事繼強顏吏部選之調偶綴員郡從事之官赳赳一行俯仰四顧竊自念

伯氏獲在桃李之列頃嘗造帥垣而修粉梓之恭雖有望於轉鈞猶未遑於躍冶敢期剡牘遽辟公車褒嘉騰華袞之章約束奉青絲之轡親顏有喜及辰奚數月之淹吏責無虞斂板得二天之託靖言僥倖敢昧作成恭惟某官道之淵源儒者山斗負尊主庇民之奧學抱經文緯武之全源在廊廟在江湖憂樂常關於天下行患難行夷狄中庸不外於人心此一真始露於水落石出之餘與衆正並登於天開日明之後親結九重之眷倚

遂參二柄之謀猷屬時西淮屏我中夏講忠武木牛之
規畫爰屈算鞭撻幼度風鶴之威聲實專籌幄應變搶
攘之事會折衝倡獮之敵情雅歌投壺人識元戎之禮
樂麾軍舉扇誰窺老子之甲兵比大匠之峻升知上心
之有屬抑資梁棟以正巖廊宜此時蓮池下客之儲皆
異日樂籠中物之備左斤右斧無不入於成規大桷小
宋未嘗委之棄物致令菟瑣亦備搜羅某敢不山岳銜
恩冰霜厲操第以歸燕有離巢之賦不勝窮懷懷失木

之憂無失名譽事上官所願備殫於微力一經品題作
佳士尚期依附於終身



可齋雜藁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可齋雜藁卷九

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連彭年

欽定四庫全書

可齋雜藁卷九

宋 李曾伯 撰

啓

蜀總內機謝丞相

秦階宰物作人新米杞之時并賦命官置屬界析薪之
子萬里逐腹心之委一家均骨肉之恩揆力踰涯撫躬
知愧夷考自昔君臣之遇靡分於人父子之私魏戊為
大夫本以魏舒之息祁午將中尉豈謂祁奚之偏得非

思王事之勤勞庶獲奉親命以奔走然而安石之用幼
度由風鶴之平淮公武之屬韓弘以雪鵞之擣蔡類許
以驅馳疆場之役固未聞出入錢穀之間如此典之絕
無非其人而不可如某者塵容甚俗凡骨非仙泉達火
然未能涵養岸移舟駛敢計行藏金科習城旦之書鐵
硯負子虛之賦厥室肯堂厥菑肯穫恐墜前功良治為
裘良弓為箕已荒初學每觀蜀道漏卮之極正懷鯉庭
恤緯之憂豈期幼吾幼以及人弗以才不才而言子念

西陲之重寄復南渡之舊規擢之州縣並楚之官置之
幕府文書之列取周世祿倣魯家臣榮衛鶴以乘軒假
楚猴而沐冠朝奏暮報畫諾奚勞夏清冬溫興居攸適
志量雖已踰於圭竇姓名自是入於鈞陶終身激昂再
世遇合恭惟某官表裏伊說左右禹臯力扶嘉定之金
甌躬振淳熙之玉鉉省徐而命程伯坐弭變於中原鼎
沸之秋諭蜀而遣相如尤加惠於偏方斗絕之地矧逢
千一王者之運默契五三聖人之傳摺笏垂紳定國家

於閒暇束帶結髮登巖穴之隱遺故奚為後我不特北
夷而盍歸乎來非止東海雖佐域中皇極之主不失天
下赤子之心遂使么微亦蒙塊圪載念某羽翰未就燕
尚戀巢汗血何為駒徒伏櫪雖粗更於愚慮思自見於
公朝恐書生未達於時宜而癡兒莫了於公事僅知清
白仰答龐洪天將降任於人何敢體膚之自逸士為知
已者用欣乘齒髮之未衰

謝漕使

試塵埃筮楚之曹久依使節備幕府文書之職獲奉親
庭暮年仰荷於保全造物端為之成就始終厚德俯仰
覲顏惟蜀道自外計之司於南人許內掾之置朝奏暮
報雖與聞席上之畫久溫夏清實以便膝下之私顧惟
何人乃在茲選伏念某腰腹空大羽翼未成進莫遑歛
版以事長官退不能負笈以從師友生芻一束早欲矜
持素絲五緼今徒愧慙官甘為於蠻語習殆類於癡兒
幸蒙二天覆蓋之庥殊乏一日驅馳之力凜然芒刺畏

此簡書正虞望太行之雲敢謂遠長安之日念厥父之
稼值此艱難界若子以薪輕其負荷致令吏屬無異家
居酬唯諾之真情佩吹噓之至渥恭惟某官派由豐鎬
秀出岷峨早登九重鵷鷺之班暫給一道貔貅之旅涵
養人物如護桐梓甄別士類若辨芝蘭謂子其子親其
親凡肝膽之情一也故老吾老幼吾幼以骨肉之愛待
之遂使公朝獲從私請某敢不恪恭詩禮之訓寅奉政
事之師燕欲將雛雖免離巢之歎馬猶認主寧無戀廐

之懷

辟制幹謝蜀閫

為鄭尚書之門下從事久辱愛知命李虞仲以益部庶僚俾承咨度受恩特達撫已僥踰陶鎔雖大造之公負乘切小人之懼眷元戎之幕府實人物之羽儀或西山朝爽手板拄頤或南樓夜月胡床長嘯或檀草檄飛書之譽或於觀碁聞柝之詩仰稽前修莫非名士故班孟堅從涼州之役乃能勒燕然石以頌漢功而韓昌黎與

郾城之征斯可作淮西碑而紀唐烈又若辟慈明辟文
舉而為豫州之盛事與夫致溫造致石洪而為河陽之
美談類非齷齪之才可在高華之選如某者挈餅智小
窺管學疎分安莊鷄之非鵬跡婉楚雞之似鳳承顏私
室每虞弗獲以弗堂竊祿公家常懼不稼而不獵三生
熏習萬里際逢賴綵衣疇昔之知辱玉帳提撕之賜青
冥吹送游蒙藥籠之兼收綠衣泛依方致茗臺之交辟
退揆餅罍之量已深橐籥之恩然而馬寧無戀廐之心

鳥亦有擇木之想雲飛川泳特難攀入幕之榮月暗燈
明固每羨從軍之樂敢期鈞轉果賜甄收慙慙形樽俎
之間委曲示弓旌之命昌言十六光騰橘鶚之書屬掾
二三下采曹豚之子舍魚取熊而愈重攀龍附鳳以有
歸恭惟某官左右禹臯伯仲伊呂以仁智勇之全德為
直方大之重臣仗鉞專征坐鎮泰山四維之勢臨機制
勝屹成金城千里之形士當耳掩迅雷而匕筯之為驚
公獨手障狂瀾而砥柱之不動一時妙算萬世成功相

印命主槐位方登於周袞翹車多帛桃蹊尤篤於鄭縉
遂令鯉庭黃口之兒亦預燕臺青眼之客某敢不激昂
志氣磨礪精神朝舉一人暮舉一人雖莫膺於盛選智
者千慮愚者千慮尚思竭於微忠

辟襄陽宰謝制帥

服勤玉帳未酬化治之恩承乏銅章誤玷公車之辟佩
隆知而至厚揆小已以莫勝祇命凌兢捫心激烈竊以
襄城之為邑實居制府之附庸兵屯地險維昔要都民

淳事簡乃今樂土況以並塞休息之久且無中州劇煩
之難保障繭絲有教條之馮籍簿書朋會無督責之煎
熬不過約束之奉承然必翹英而任使如某者絕微折
線姑學為裘萬里擔簦甫出蜀山之險一枝擇蔭亟投
楚木之棲屬下采於菲葑俾濫觴於糟粕始初意向僥
倖暮年誤蒙擢之塵埃雖楚之中亦許置在幕府文書
之列粵由服役曾幾何時初無一言之善可以取諸人
敢謂百乘之邑乃使為之宰遂自代庖而越俎亟令製

錦以操刀萬仞選坑且有資於援手三年縣債甘自是以埋頭靖言鬼瑣之蹤曷副作成之造恭惟某官中朝柱石諸夏金湯功名竹帛之所無德業詩書之自出四維磐石重輕端係於人心十載星霜憂樂常闕於天下所以兒童走卒皆稱君實蠻夷酋長每問晉公四塞狼烟獨遠京襄之境五湖鯨浪不侵江漢之波頃焉冠堯閣之圖書行且命商川之舟楫薦賢報國尤出盛心學道愛人每形至訓察某雖吏材之未習知某於世務以

稍諳致使庸人亦膺煩使某敢不廉隅飭已平易近民
河陽之士信多深荷甄鎔之猥及廣都之事不治尚祈
轡策之少寬

謝總領

位諸侯之上方棲跡於化鈞幸百乘之家復依光於統
部輪囷越分塊北知恩趨承由是以肇新感激不知於
紀極眷斯最邑介在附庸期會簿書雖無中州繁劇之
責繭絲保障則有並塞驅馳之勞歷觀前修載在往牒

政修害去僅傳傳子成之碑利舉歲豐繼有劉道寶之
碣寥寥千載落落兩生使非出於時流鮮克堪於民事
如某者絕無拆線姑學為裘祇宜荷彭澤之籃輿偶獲
作步兵之尉吏去來鳬雁曾何繫於人哉窮達鶚鵬固
所付者分也一行冒昧千里棲遲幸蒙鶚表之朝騰方
擬燕檣之春去使之越尸祝之俎已愧代庖孰謂操學
割之刀乃令製錦未脫選坑之汨沒先償邑債之前熬
人或憐之謂迂疎之可笑身其處此豈勞瘁之敢辭賴

大造有以照臨於小已顧不幸會恭惟某官詩書儒望
廊廟世臣抗雅志於雲霄厲廉聲於冰雪濟時實政不
為晉行浩之清談裕國宏規未數唐晏琦之良畫茲屈
蘭闥之重望暫分楓宸之顧憂給餽餉鎮關中王事雖
當於孔棘求文武致幕下人材方起於如林洗清江湖
氛祲之塵激揚州縣纖悉之吏遂叨推轂亦與執鞭某
敢不平易近民廉隅飭已有能一日於此用力正期終
賜之挈提比及三年可使足民第恐莫閑於條教飯依

金匱要略卷九
未艾傾向如葵

謝荊帥

服勤玉帳政猶小草之相依承乏銅章乃有甘棠之尚在輪囷越分塊圯知恩雖前於趨承之日非長而今亦覆幬之天不遠屬新易次敢後修辭眷惟三峴之附庸實號五方之雜處簿書期會雖無中州煩劇之難保障繭絲則有並塞驅馳之責稽諸往牒類畀名賢必利舉歲豐始克繼劉道寶之碣非政修害去豈無愧傅子成

之碑盍觀寥寥乎中興百載以來其間赫赫者先生一人而已自時厥後固不乏材然豈圖庸鈍之踪而乃望聲華之後如某者絕無折綫姑學為裘祇宜荷彭澤之籃輿偶獲作步兵之厨吏清秋帽底風流雖不逮於孟嘉落日樓頭人物乃得陪於王粲初心擇木大喜依枝自謂朝夕於斯不過晷月可矣代庖越俎實無一日之善取諸人製錦操刀敢謂千室之邑使為宰顧選坑未能脫足而縣債先已埋頭幕下芙蓉徒緬懷於綠水堂

前楊柳賴猶有於春風顧小已何以得斯微大賜所不
及此恭惟某官詩書元帥道德宗工韓吏部之泰山獨
步唐人之三變郢中人之白雪載賡楚調之九歌方將
由青油幕以奏功秉紫荷囊而入侍宵中雲夢雖涯涘
之莫窺皮裏陽秋凡妍媸而坐別知某於十數歲卅角
婉孌之際念某於三千里鞅掌棲遲之餘遂使執鞭亦
叨推轂某敢不冰霜自厲風雨不渝燕離巢鷹離韝雖
惜暫睽於左右衣為裳莞為席尚祈勿替於始終

就改謝襄閩

雙鳬集渚恩波沐江漢之深一鶴箋天選阱脫泥塗之
陋繇大閫示附庸之重故小冠忝滿歲之真德厚穹垠
感填悃悃竊某士在郡縣吏之列人望京都官之陞墨
綬銅章由斯上矣青衫白髮吾將老焉茲公朝既限以
薦員而銓省允循於班序近惟屏翰惠顧邊郵或囊封
特剡於九天而閨籍就通於百里然靡拘於常調是必
得於當材如某者鹿鹿無奇魚魚自謹素志未酬於鉛

槩微官漫襲於箕裘荷彭澤之籃輿祇合侶漁樵之子
司荊州之酒品不圖吹樽俎之賓未嘗屬橐執弭之勞
遽玷製錦操刀之選政修害去深慚傳子成之碑利舉
歲豐有覩劉道寶之碣幸託渠渠之夏屋不知哀哀於
塵埃六七考之莅官僅登甲歷數千里而歸省豈暇已
謀敢期藩籬蹢躅之蹤重費埏埴作成之力俾懷璧往
全其浦穀而改絃來續於桐絲遂叨魏闕之寵光不易
邯鄲之故步如蟬斯蛻一由造化之機若燕有巢重到

主人之幕恭惟某官儒宗山斗王室金湯胸蟠古聖人
載籍之傳身佩半天下兵民之寄生聚教訓豈惟修小
雅以攘夷輔相彌縫方將用皇極以經世炯雙眸之秋
月提一筆之春風梁柱楠櫟久著吳興之賢德梗楠楓
柞宜多楚國之真材故片言可以化溟北之鯢鯨一顧
可以仙淮南之雞犬齒牙小借羽翼立生致令一介之
微亦脫七階之冗某敢不愈堅素守弗替初心改邑而
井不遷汲引詎忘於修綆近水而月先得植培庶進於

層臺

淮西帥機謝丞相

投誠黃閣甫借簪以前陳贊畫碧油俾吹竽於下列陶
陽和於孤冷範駕鈍以驅馳播物恩深捫心感著竊數
右淮之參佐盛推前代之人材幼度風鶴之師時則謝
石桓伊贊其決晉公雪鵞之捷時則馬總韓愈相其行
佳哉主賓馨在方策慨念流風之遠疇咨今日之圖內
而固吾圉之藩籬外以應中原之機會譬善弈者苟惟

一著之差若同舟然未免俱受其弊故凡為之掾吏亦
公選於廟朝如某者種學尚蕪賦資不穎非晞驥之乘
也類沐猴而冠之簿宦塵氛髣髴駸兮欲雪積憂熏灼
心炯炯者已灰固嘗執鞭弭於戎行供文書於幕府祁
山斜谷登梁蜀用武之場漢水方城覽春秋爭雄之跡
險阻雖親於邊面夢寐不到於淮頭敢期收微蹤於化
爐垓圮之中備末屬於羽檄蜚馳之所誕揚新綽仍畀
舊疆暗月登城再憶從軍之賦平沙列幙敢懷出塞之

吟佩鴻造之樂成愧蚊山之負重恭惟某官根源六學
表裏一誠下令流水之如元祐司馬措國太山之重慶
歷魏公以赤舄之勢隆猶緇衣之好篤量才而任不遺
履屐之微厲世以廉盡洗弓靴之習屬意三邊之科瑣
研精多士之選掄致使庸流亦叨誤渥載令某久更榆
塞復遠蘭陔雖感恩當效於端驅然撫已未忘於却顧
鼓風雷而成化願起羽鱗誓天日以酬知敬銘肝膽

除監簿倅鄂謝淮西制帥

望小朝廷幸充員於下列出大爐冶猥叨渥於中朝作成雖賴於始終奔走遽睽於左右退方以禮情見乎辭竊嘗聞夫子之言深有慕古人之誼凡士委質如女從人蒙之不有躬是豈全名而順行屯之正乃字始為潔已以俟時良由去就有繫於終身必也進退無慊於大節此雲長所以不忘於曹劉之際而樂毅所以能處於燕趙之間至今義聲尚有生氣況潘垣之列屬尤賓主之相親誦向闕聯鑣之詩所冀若昌黎陪晉公之役發

臨路觀絲之歎豈願如子諒寄并州之行苟惟昧知已
於平時或至遽背恩於俄頃命雖上出人謂我何伏念
某無所取材焉能為役早欠書生燈火之力墮在俗吏
刀筆之陳鳬雁去來豈繫江湖之多少鷄鵬大小固安
天壤之低昂黽勉箕裘馳驅橐弭駭目岷峨之形險驚
心荆楚之戰場剥落風霜凋零齒髮嗟于役不遑於將
母顧此身未可以許人偶自遭逢辱相料理惓然得於
眉目之際引而委之腹心之謀假以副車列之賓幄不

以涓塵之無補每如金石之相孚訪屯塢於河南對舳
臚於赤壁曷資奇畫徒激壯懷聽鶴樓頭未有副東山
之委觀魚濠上方將問南華之遊屬玉帳之檄行俾金
城之圖上飢鷹側翅初無颺去之心駕馬戀軒何有羣
空之望不圖樗質乃汙筭班未能聽長樂半夜之鐘又
俾對武昌西門之柳衣裳著主籬落寄人魚何負釣釣
者負魚不幸入人之羅致烏能擇木木豈擇鳥是將何
地以枝依遲回既處於兩間引去庶幾於一決成其羽

翼出彼樊籠自頂至踵以知恩以口語心而曷報恭惟
某官人物模楷師友淵源直清古井之無波定力太山
之不動峻從大匠坐總元戎陝西主召陝東主周暫頒
分制洛南曰溫洛北曰石盡出兼收方人門匕筋之驚
虞獨堂上兵甲之籌勝出三昧手而應世事皆付之無
心以正法眼而閱人取必非於凡品致令庸謬亦在提
撕某敢不遠企古風永懷厚德願謹長子帥師之戒亟
膺康侯晉接之光庶幾四海繫此以重輕其亦一介視

之而出處終歸鞭策圖報甄鎔燕離巢竹離亭恨寄唐
人之出幕木為桐莞為席情深陶令之歸田

知岳州謝丞相

廟朝授任一時重邊瑣之科幕府綴員千里玷江城之
寄佩隆知之至厚揆綿力以奚堪祇事凌兢捫心激烈
眷乃巴丘之壘麗於楚澤之隈偏安一方素恃山川之
險承平百載未嘗軍旅之間是雖近失於藩籬謂可遠
稽於規畫追觀形勢緬想古今湖湘在其南此則明徹

暮艦碎蛟舟之所荆峽出其北此則僧辯偃旗燒侯柵
之方東蔽沔鄂則魯肅嘗於此置萬人之屯西顧鼎澧
則陶侃嘗於此掩五溪之寇信如此地宜付若人況今
脣齒之疇依尤賴咽喉之聯絡葦杭相望毋云春水之
已生桑陰未移當戒秋風之不遠奚為推擇輕畀繆庸
如某者鐵硯違心鉛刀誤手筆花不潤早孤射策之盟
檄草甚蕪無漫作從軍之賦霜雪薄未秋之髣風波摧如
水之心慨念驅馳幾瀕險阻平沙列陣備更劔外之關

河落日孤軍猶記峴邊之城郭逮淮頭之奔走復夏口
之往還寄薄命於鴻毛脫重圍於虎口周旋四塞終始
十年白髮垂垂正切思親之念丹衷耿耿惟勤報主之
忠敢圖過聽於非才尚俾強顏而為役豺方當道蚊曷
負山雖未忘懷鄉去國如文正之嗟然自昔出幕持麾
乃少陵之羨此恩所在一息亦知恭惟某官淇澳武公
磻溪尚父臨大事制大變應萬務之幾微明公道守公
心集衆賢之忠益弘濟艱難之局面翕歸靜定之工夫

披郡國之輿圖洞究中外邇遐之勢置人物於夾袋不
遺長短小大之才故凡抱一藝之能咸俾備四方之役
致如微瑣亦與布宣某敢不銜荷丘山恪恭朝夕護風
寒者數處願申儆於封圻芘天下以萬間惟依歸於陶
冶

謝臺諫

執右弭於邊城莫陪時議分左符於江國誤被上恩僥
踰殊溢於私心吹獎曾由於公論屬方祗役敢後修辭

乃眷巴丘實據天險北控荆峽而西扼鼎澧東蔽沔鄂
而南接湖湘慨想六朝徒有英雄之迹承平百載未嘗
軍旅之聞自號虞唇齒之既亡而吳蜀咽喉之所係如
茲重地可付庸人如某者鐵硯違心鉛刀誤手黽勉戶
門之逼已徘徊籬落之傍人幾履平生閱歷西風之局
千帆過眼棲遲上水之船悽愴烟蕪彫零蒲柳歲冉冉
兮將去心耿耿者徒存望舍下之白雲久擬閒居之賦
對樓頭之黑月空成出塞之吟不圖誤聽於非才尚俾

強顏於此役葦杭相望曾日戒之茫然桑陰未移且秋
期之至矣若為憑恃賴有依歸恭惟某官學者泰山國
之元氣親結龍墀之簡注載新騎省之威儀陳善閉邪
振朝廷之綱紀揚清激濁持人物之權衡知粗材嘗歷
於險艱謂小壘或堪於委寄遂叨推擇猥與布宣某敢
不寅奉箴常申嚴封守中流艤楫深虞數處之護風廣
廈棲巢終賴萬間之庇雨

兵部江東漕兼督參謝平章

材館疇咨秉大鈞而播物郎闡假寵將隆指以參籌顧
負乘之非長爰循牆而固避強顏交戍矯首知歸竊以
諸道刺史之分轉輸為急中興督府之建僚屬靡輕矧
朝蹟之兼榮匪時材而固畀魏公用蜀趙開專領於計
權葉相臨江雍國實參於兵畫凡大勲之共濟皆偉望
之素孚孰謂庸流迺堪並任如某者凋零墜緒竒蹇微
官足跡所之歷疆邨而殆徧頭顱如許悵歲月之空磨
自憂患之薰心已功名之絕念屬馳邊檄起贊我旃駟

駱駝馳驅繼辱使華之遣獵豸出入敢辭王事之勞慚無
橫草之功願畢寢苦之制詎期大造未棄孤踪決獄不
知幾何復當錢穀之問軍旅之學未已仍陪俎豆之陳
況令雞省之升班益重鵜梁之興刺僥踰溢分感愧填
膺恭惟某官相漢巨臣師周大老黃閣幾年清風萬古
建昔人未有之勲庸洪鈞一氣壽域八方流斯世無窮
之福澤總握樞機之柄從容帷幄之謀講兵食之大經
坐致三軍之給足急賢才之先務未嘗一士之遐遺遂

俾塵勞亦歸罷使某敢不激昂素志銜載洪私通江淮
表裏之津當恪恭於厥職廣天地始終之造尚對越於
宏庥

謝督相

位隆上宰建新府以督師班陟外兵綴舊僚而將漕當
多士功名之共赴而四方觀聽之云初小已奚為大鈞
首播既循牆而罔避敢斂版以知皈竊以部使者之設
官轉輸為急大督府之列屬畫諾攸資況序進於省漕

復寵升於朝著中興而後建置靡常魏公用蜀之時則
趙開主其計葉相臨江之際則雍國佐其謀是皆偉人
克贊前烈然亦未聞於兼任豈容俯畀於非才如某者
襪線短能斗筭小器一行作吏老歲月於征鞍千里依
人視家山如傳舍臨書慨嘆撫缺悲憐比綴幕以佐戎
與執橐而從事曾微毫髮仰答甄銘政惟馬分之窮思
遂鷗盟之適屬黃閣肇登於碩輔而青氈未棄於陳人
給餽餉於關中曷資奇畫求文武於幕下孰匪名流顧

橫草以何功俾握蘭而在列人物盛魚鱗之集化工先
蛇足之成白羽傳麾仍問邊淮之列戍青絲攬轡聊誇
江左之諸公頂至踵以受恩口語心而易報恭惟某官
勲在王室德格天心冠三階符采以色明握萬里輿圖
而掌運相庥初播士夫交慶以舉觴公袞盍歸天子與
思於當饋持變通之心法以經世納偏陂於皇極以待
人陝西主召陝東主周兼二相保釐之寄洛北曰溫洛
南曰石無一士羅致之遺遂俾疎庸仍叨簡拔某敢不

鏤銘新德砥礪初心竭駑鈍之馳驅報鴻龐之覆育贊
籌帷幄一微文墨議論之長秉軸廟堂尚備錢穀甲兵
之問

淮西總領謝平章

東臺將漕已慙駟騶之華左戶陞班遽俾給貔貅之
餉辭再三而弗獲職共二以奚堪祇事之初歸恩有自
竊惟固圉安邊之要無如理兵足食之謀江淮財賦之
淵雖傳於古廟堂錢穀之問莫切於今北顧未寬西餉

尤寤補瘡剜肉良醫之所寒心血指汗顏巧匠為之束
手況搯吭而或奪其食且掣肘而欲善其書杯水救薪
豈能甦涸籌沙作米安足療飢命令有所難加事力至
於俱困使賈生親見必形哀痛之言縱劉晏復生亦無
趣辦之術如某者一寒寡與五技易窮半世驅馳笑頭
顱之已老連年憂患覺心志之盡凋初無襪線之長薦
辱轡絲之遺莫通驪駕願續鷗盟豈期列戍於地官乃
俾給師於天塹暮當壞局豈拙著之能施路有覆車矧

前鑒之不遠冒焉承命奚所逃愆非化地力賜於主盟而公朝略加於假借之興必矣圖報謂何恭惟某官三代真儒兩朝元老斷朝廷之大議謀謨動中於事機總軍國之重權念慮旁周於邊瑣知兵儲之非易顧人物之甚難以某久在兵間頗諳利害謂某曩親父訓粗識源流遂俾庸材猥叨煩使某敢不誓殫駑力期稱鴻私望泰階六符之躔所願密依於覆幬賜中流一壺之力尚祈亟拯於艱難

謝督相

上輔董師國用盡歸於宰制外郎庇職兵儲實繫於倚毗恍成命之莫回撫微躬而難稱恩深綏籙感極輪囷越自南渡四總之攸分皆謂西餉一司之獨裕屬更多故大壞前規師徒調度凡費幾金教廩空虛幾無餘粟士安鹽筴之法契鈔虛存籌昌斛糴之規斗升難責楮幣莫知其通變米艘多失於經常猶炊沙何能以作糜而捧漏詎堪於沃釜使洛陽處士將哀痛以深憂非江

左名賢豈清談之可辨如某者跡寒寡援分薄多艱有
曲謹小康僅克周旋於槩獲無高見偉論可以動寤於
搢紳自憂患之熏心已功名之絕念逮叨使轡猥綴郎
闈由知己之未酬難奉身而遽退不圖廟堂錢穀之問
取諸幕府文書之間既令越俎於舊官仍且吹竽於下
客顧惟駑力曷副鴻恩前車之戒未遙後鑒之憂孔亟
疾深腠理正扁鵲之寒心愧切汗顏將屠牛之貽笑再
三莫避共二曷勝恭惟某官社稷元勳巖廊真宰開拓

乾坤之力量整齊華夏之規模提周旅之雷霆萬里翕
為之響應沛商民之霖雨四方共企於漢瞻廣搜小大
之人才弘濟艱難之事會以某久陪履舄備歷戎行謂
某嘗學箕裘俾承世職致令庸繆叨被選掄某敢不恪
守初心覬酬大德撫百姓給餽餉亦當承漢相之留關
攜諸吏上崢嶸所願侍晉公之向闕

可齋雜纂卷九